

新訂四書補註僅目下孟卷之四

曾東鄧 林退庵先生手著

商孫 煜耀生編次

寶安和文友珊洲先生重校

江甯後學杜定其起元增訂

杞柳章旨

此章闢告子性無仁義之

杞柳

杞柳杞也詩在為字孟子即從為字生

云無折我樹出戕賊字以折其貽害之

杞又云集于大而告子之說窮矣

苞杞又云言

杞柳節旨

采其杞又云告子必謂孟子性善之

南山有杞又說故欲以已之議論破之

云在彼杞棘此合下三章俱是立論不

又云陽有杞是問辭性猶二句重下句

橫○柳小楊直虛請下二句方發出人

也詩云折柳性本無仁義意註是正解

樊圃又云菀性字勿入告子口中

彼柳斯又云

子能節旨

有苑者柳子能二句非兩詰之辭言

告子章句上凡二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杞柳是木之柔者

義猶桮棬也

義須帶仁說不言仁者省文也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

杞柳為桮棬

為是矯揉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

杞柳拒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屈

性惡之

言告子以性為惡將分性與仁義而二之乃言於孟子曰今之言性者類

說也言皆以性為善而言仁義者類皆以仁義為出於性矣自我言之人之生而

有性也其知覺運動不過頑然一質猶之杞柳頑然一物也仁義之理非吾性之所

本有猶桮棬之器非杞柳之本成也故以人性矯揉之而後成仁義猶以杞柳矯揉

之性而以為桮棬乎

順是依

其本然將戕賊杞柳而後必為桮棬也

戕賊是斷削不依本然意如將戕賊

杞柳而以為桮棬

如字作

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

亦字對戕

率天下之人而禍

梧櫨
厄飲酒器也
區盥水惟水
器左傳捧區
沃盥

子豈能如彼將必知此也
如將二句方是即其言以
推之順字特與爲字反照也
賤賊二字正爲字作用賤
賊可施於杞柳而不可施
於人性明矣率天下二句
又因賤賊語而究其貽害
之大耳禍仁義便是禍性
無兩層朱子曰孟子辯告
子處皆是辯倒便休不曾
說盡道理

端水章旨

此章闢告子善惡混之說
告子言性無定體善惡皆
由於使然孟子言性有定
體善其本然而惡其使然

端水節旨

端水行疾也
告子以氣爲性端水即杞
水疾使無定
勢○波流濚
洄波流之勢爲善而此則以性無善惡
濚洄也濚是特可善可惡耳故曰小變

仁義者必子之言天

禍作棄字看子之言天
首以人性爲仁義說信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
孟子折之曰子安得以杞柳爲梧櫨而例人性之仁義哉蓋杞柳木也梧櫨器
也今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梧櫨乎抑將賤賊杞柳之性而後可以爲梧櫨
也如將賤賊杞柳之性而以爲梧櫨則亦將人之性而賤賊之而後可以爲仁義與
不知梧櫨本杞柳之所無必將賤賊而後成仁義乃人性之自然不待賤賊而後有
蓋迥然其不同矣子欲比而同之吾恐此言一倡則人皆以仁義爲性所本無殆將
棄仁義而不肯爲矣是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夫子之論性自昧其
性可也而乃使天下不直慶源輔氏曰不言賤賊人之性而言
爲仁義言可不慎乎哉

告子曰性猶端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決是決而引之也東
西正見端水無定處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

分是分別性無
分就所習論

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水無分就
言濚洄之

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
告子以杞柳言性見屈於孟子乃小變其說曰今而後
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言善知性矣人之性未有所習本無定體猶之端水未有
所之本無定向也我觀端水決而引諸東方則東流而非一於東也決而引諸西方
則西流而非一於西也然則人性之無分於善與不善也顧人所習何如耳猶之端
水之無分於東與西也顧人所決何如耳告子之變補性猶句虛決諸二句言端

爲此說蓋混善惡而一之而以性爲無善無不善也補性猶句虛決諸二句言端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

信其可
更可西

無分於上下乎

言必就下
不就土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

水勢旋轉未
有所之也

之決東則東決西則西水
非自爲東西也以此喻性
則善惡皆自外來矣

水信節旨

只將上下字換他東西字
便折倒人性二句已說明
性本善了二句乃決言
其善是一定以足上意叫
做人斷無不善叫做水斷
無不下正與湍水意對蒙
引云人無有不善句是此
章要旨

搏而節旨

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
善之人故須此節說破搏
激二字就他決字而甚言
之過顙在山則不特東西
矣此正於所爲不善處說
出性無不善來人之可使
爲不善如何又說其性蓋
性無定體哉

言其性爲人所逆亦猶水
爲搏激所使也使者拂其

下也此喻性有
一定之善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人字當此字看此二言水誠不分東西
句決性有一定之善矣然常不分上下

乎性即天理去
有不善者也

孟子就其言水而折之曰水之流可東而亦可西信無分於東西
言矣然必趨下而不趨上豈無分於上下乎蓋水之東西無常而就

下有常其決而東者必東之下也決而西者必西之下也彼人性之本然善也猶水
之本然就下也凡爲人決無有不善有不善便非人之性矣即爲水決無有不

下便非水之性矣知水
之必下則知性之必善矣

今天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則激而行之激壅也

行逆流

可使在山則
非下矣

是豈水之性哉

是指過顙在山其勢則然也

勢指搏激然

人之可使爲

不善

可使句指性言不善即
溺於所習不仁不義說

其性亦猶是也

是字指搏過顙搏擊也躍跳也顙顙也
顙顙在山言言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

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爲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
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爲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爲也

性本善而或有不善者蓋有故也今天夫水性本就下也人以手搏而躍之可使上過
乎顙壅激而行之可使上在於山過顙在山是豈水之本性哉搏之不容不躍激之

不容不行勢不得不然也然則人性本善亦可使爲不善者或爲氣稟所拘物欲所
矣此正於所爲不善處說蔽亦猶水爲人搏激使然也搏激過而依然就下利欲去而依然爲善豈可因其勢

出性無不善來人之可使
之所使而遂謂

爲不善如何又說其性蓋性無定體哉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活也知覺運動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
只是個活的物事言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

本然之謂三使字重看

生之章旨

此章關告子以氣為性之非告子認生為性是其病根處孟子不細與分釋只就混人物於無別上折倒他

生之節旨

雪

專論知覺而不論知覺中之良知專論運動而不論運動中之良能只見得生

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溫則為雨寒則為雪元命苞曰陰陽凝而為雪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者陰極之數犬牛

猶白節旨

孟子一聞生之謂性之說已有未節犬羊一段辯意恐其尚有遁辭也先詰以白之謂白而曰然是則生即性矣再詰以白羽白雪白玉之同一白而曰然是

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告子言性為孟子所攻而必欲強伸其說乃仍其立論之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此運動者即謂性也若言性而有出於生之謂朱子曰生之謂性外則非性矣此吾所以有杞柳湍水之喻也

也猶白之謂白與凡物說曰然然是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四句申明猶曰然然字雖頂論白而所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

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孟子姑就其說詰之曰子謂生之謂性也猶凡物之白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者即謂之白與告子不求諸心而直應之曰然凡有白者即謂之白凡有生者即謂之性無以異也孟子猶恐其言未定復申之曰天下之

物稱爲白者亦多矣今若比而同之則白羽之白即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即猶白玉之白更無差別與告子復應之曰然彼蓋欲申其白

陳氏曰白羽至輕之白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質本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大牛分別不重只孟子又重人必別於物言言皆果不同也

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曰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理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謬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

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壽孟子因折之曰如子之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具義精矣言凡有白者均謂之白是凡有生者皆同一性矣然則人有知覺運動犬與牛亦有知覺運動將謂犬之性無異於牛之性牛之性無異於人之性與不知以生而言物之知覺運動若與人同

以生之理而言人有仁義禮智之稟則與物異何可比而同之哉胡氏曰理同而氣

同人道於大牛矣何其悖理之甚哉
不異是從人物有生

仁內也非外也
仁以仁愛之心言
愛生於內故以仁

義以事物之宜言宜生於外故曰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

以義爲外口氣雖平事義外邊言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

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孟子告子誤執生之謂性。雖屢詰於孟子之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宣辯而猶不求諸心。乃復強伸其說曰。欲知生之謂性。求之仁義則難明。驗之食色則易見。夫人生而甘食悅色。是卽性也。卽食色之甘悅而推之。可見凡心之有所愛而謂之仁者。皆內也。非外也。卽食色之可甘可悅而推之。可見凡物之有所宜而謂之義者。皆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也。仁既在內。則用力於仁可也。義既在外。亦何必求合於義哉。

言仁義二原仁既在內
彼長指人巨擘也我字

臣等少壯何所據而獨謂義在外臣從臣耳臣之有年者臣不臣方臣就內

心言非先有長舊皮白而我白之彼自以人色從隨也隨其白在外

之之心在我
之之心在我
之之心在我

我之白者言
我之白者言
我之白者言

而我白之非先有白
而我白之非先有白
而我白之非先有白

知食色之美而甘之悅之之之心故謂之外也外指也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孟子曰仁義本同具於一心

知則知覺也甘與悅即運在內義說言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謂子乃謂仁在內義獨在外果

動也甘食悅色是心裏愛何所見乎告子曰我以義為外非無見也誠以彼有人焉其年長也吾從而長之是

他愛便屬仁至食色御有因其長在彼而非先有長彼之心於我也猶彼有人焉其色白也吾從而白之是從

可愛不可愛則事物之宜其白於外而非先有白彼之心於我也即此觀之則長不

由於外也告子言性粗言由於我而由於人事物之宜果在外矣故謂之義外也

仁義亦粗仁是心之德愛字活看乃我白之下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上白字亦活看下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之理今只以心之愛為仁白字以馬之色言

德與理都無了義是心之制事之宜今只以事之宜以異於長人之長與長人則必有敬之心且謂長者義乎且字一折長長者之義

為義心之制都無了平長之者指此心之敬其也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

何以節旨人言二字字皆是詰辭言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

告子主以仁內決義外故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是乃所謂義孟子辯之曰子以白喻

只就義詰他我長謂稱其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謂長非其倫也蓋不特人

年齒非知敬長也長與白有白者馬亦有白者不特人有長者馬亦有長者彼白馬之白也誠無異於白人之

告子俱指人言至下孟子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果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吾知長馬之長特以彼為長耳至

辨之則兼馬說故謂之外於長人之長則不但以其人為長也必有恭敬之心存焉而與長馬之長不同是即

只承彼長二句言所謂義也子安得以長之白之而同論乎且子所謂義者果安在也彼之年齒長於

白馬四句一截先辯其以長之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義可以為在外若以長者為義則義豈在外哉

白喻長之非且謂二句一截方辯其非有長於我之

○曰吾弟則愛之吾弟以情秦人之弟則不愛也秦人以情是以我為悅者也以我

為悅

為悅

非上白字是稱謂下白字見強不得
是白色白馬白人俱只稱我之愛意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

上長字以致敬言下長字指人言

是以長為悅者也

之為白長馬亦只稱之為長惟長人則必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即此不同處領是心之制所謂義也長者猶云彼長長之者我也主以我敬長之心如何說非有長於我如何說義外

吾弟節旨

此是告子再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言者特借以我

通之

者與嗜同是燒肉

無以異於著吾炙

無以異言均可著

夫物則亦有然者

為悅形出以長為悅之在外耳大意謂不必說甚長

也物指炙言亦有然是於物有

然則著炙亦有外與

外字承上以長言之為外說來

言皆出於心也

人長馬只就人之中而長亦有兩等我一繫長之初無分別非若愛人者有愛有不愛我自做得主張

耆秦節旨

黃帝始燔肉

孟子亦言不必說甚長

在外而所以著之者心也

長雖在外而所以長之者心也耆炙非外而敬長為外乎

為炙詩云或燂長只就飲食之中亦有

敬長非外而

義豈在外乎

耆而然者也信如子以長為悅而外乎義然則耆炙之心亦有在乎外與吾知炙雖

用肉炙用肝人然字指嗜之同炙在外

又燔者火燒而嗜之者由心辨其甘則

之名炙者遠長在外而長之者由心酌

火之稱帝其等此只申明長之者義

王紀封宮九平一句

市車行酒馬

行炙○楚屈此意發明義內意以行吾

建曰祭典庶敬句作主註中時字最得

人有魚炙之旨公都子雖知義本於心

薦而不知義妙於時故被季

孟季子子難倒得孟子庸敬斯須

孟仲子為季之說遂悟一時字生出冬

子從昆弟以日夏日之喻以折之

仲季之序考

之季子又當

為仲子之弟

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此是私論孟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問孟子之言而末達故私論之

孟季子問孟子義內之說未達其旨乃私問公都子曰孟子之言而末達故私論之

人皆以義為外夫子獨以義為在內此其說果何謂也

故謂之內也字在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謂公都子曰義主於敬知敬

伯兄曰敬兄疏不踰親源鄉人僅長一歲乎酌則謹先誰先酌曰先酌鄉人主不先客況其所敬在

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謂孟季子猶未達意以敬雖在內然吾所以用其敬者則在

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謂外也乃辨曰子以行吾敬明義之在內似謂敬即義矣

不知敬義固當有別也試以敬長而言假如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公都子曰

敬以親疎為殺當敬兄也孟季子曰鄉人與伯兄同飲酌則誰先公都子曰酌以賓

主為序當先酌鄉人也孟季子曰所敬者既在此伯兄當酌之時所長

敬因人轉移非吾所得主者又在彼鄉人則吾不得以自主但因人為轉移義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不

能答以告孟子

告孟子欲伸其辯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叔父與弟

彼將曰敬叔

父

父

父

父

父

括義內之指此從長之者說
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惡在如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

義平體認出來註於吾字
下標出心字最得

鄉人節旨

尸

曲禮孫可以之難季子料定必是敬兄
為王父尸子一得敬兄之語便以酌則

不可以為父誰先問之可見自家毫無
尸為君尸者主張安得謂義內此即告

大夫士見之子長楚人之長四句意
則下之又曰不能節旨

尸必式坊記此孟子即倣伯兄鄉人之
子云七日戒例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

三日齊承一句而因以折之上在位
人焉以為尸句雖指弟亦正見弟不在

過之者趨走尸位則叔父之敬不可易
以敬敬也尸下在位句雖指鄉人亦正

飲三張賓飲見鄉人不在賓客之位則
問答大指略月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

一示民有上伯兄之敬不可易常敬暫
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下也○凡祭敬臨機應變胸中確有權
父則敬叔父即吾之所敬在此也當敬弟則敬弟即吾之所長在彼也是敬因人以

天地社稷山衡非徒因人轉移者也註
施而不能以自主義果在於外非出於內也公都子遂以所得於孟子之意而即其

須之敬在鄉人此二句正應所敬在此二句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

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公都子屈於季子之辯而不能答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曰

制宜皆由中出也謂子蓋就其所難者而反難之則因其辭而折之易矣試問之

曰弟與叔父皆至親也敬叔父平敬弟平彼將執其禮之常而曰卑不敵尊其敬叔
父矣子又問之曰弟或為尸則誰敬彼將執其禮之變而曰尸以象神其敬弟矣子
問辯之曰既曰敬弟則叔父不得以伸其尊矣惡在其為敬叔父也彼將曰我所謂
敬弟者以弟在尸位故也叔父雖尊勢不得不為祖考屈矣子亦曰吾向所謂先酌
鄉人者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伯兄雖親勢不得不為主道屈矣是蓋平日庸常
之所敬者在於伯兄之至親亦猶敬叔父之至尊也吾斯須暫時之所敬者在鄉人
之為賓猶之敬弟之為尸也或常或暫雖異其

川及七祀之因時制宜是義皆由中出

屬皆有尸外是義所以為內

神不問同姓 聞之節音

異姓但十之季子正欲駁倒因時制宜

吉則可為尸 意蓋謂皆由中出是看制

祭勝國之社 宜重謂非由中出是看因

稷則主師為時重也長楚長吾之說就

尸惟祭殤無同者言外則孟子亦以嗜

尸尸主也之同者言內鄉人伯兄之

謂本之為主說就異者言外則公都子

也祭成喪者亦以飲之異者言內飲食

必有尸以其活看言飲之食之也

主立也祭而 性無章旨

有尸所以出 此章闡發性善之旨重因

主也尸必以 情以驗性上才字對情字

孫孫抱木主 不過然盡性工夫全要在

而田也孫幼 才上擴充以善其情之用

不能抱及無 故孟子以盡其才為盡性

孫使人抱之 也未引詩與聖言證之揭

所以抱其主 出天字正是性善源頭

也夫婦其尸 性無節旨

二主之合抱 此主性之渾淪言重兩無

易見者以曠之曰子謂敬在外而不在內蓋觀之飲食之事乎時乎冬日宜飲湯也則從而飲湯時乎夏日宜飲水也則從而飲水子以因人之敬為在外然則因時而飲食者亦在外與吾知湯與水雖在外而所以酌其當敬之宜者則吾心也信乎義之在內而非外矣吾故曰行弟雖在外而所以酌其當敬之宜者則吾心也信乎義之在內而非外矣吾故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子又何惑之深哉

○公都子曰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兩無字指初生時言無善主此亦生之謂性無不善只是渾然一物意言食色性也之意

近世蘇氏胡氏謂公都子聞孟子性善之論而成於眾說故述以問孟子曰性之在

之說蓋如此 信人必有一定之理而人之論性亦宜有一定之見何今之言性者

不一也告子曰性無有善無有不善謂不可

以善惡名也是善惡皆性所無此一說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字看謂善惡由 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此句見性

於習以轉移言 此即端水也或曰性可以使為善可以使為不善本無一定惟所習也是故文武興

之說也 信則民皆化之而為善是性可以為善矣幽厲興則民皆化之而為暴是

性可以為不善矣此善惡 皆由於習此又一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善不善以 是故以善為君而有

象此句是有性 以警瞽為父而有舜 不能化

不善之證 以紂為兄之子 是至親

尊謂其可化 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微子名啟紂之庶兄比干稱王子猶主

臣下於惡意 云云公也此四句是有性善之證 言有三品

性無節旨

性無節旨

也始死無尸 字見善惡皆性所無也

才至主也神 性可節旨

是辭止則非 此主性之無定言重兩為

尸所食雖如 字上二句言善惡由於習

在也皇尸載 下即感化之異以明之也

起還主於所 二則字正見為之兩可處

也舉擇角詔 有性節旨

受尸所以安 此主性之有定言重兩有

主也故曰尸 字見善惡皆性生而不可

神象也以人 易也君父兄子等字俱不

而象其神以 虛正見情親則易化分尊

有依也 則易行三而字是不宜有

而有之意

今日節旨

公都子素主孟子性善之

說者此問不作疑辭看但

尋個的確根由以降伏眾

論

乃告節旨

此即情以驗性蓋溯其流

而知其源也情字專指性

之自然流露處言可以為

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或又曰性稟於有生之初非人力所

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謂能移也有性善而不能使之惡者有

性不善而不能使之善者是故以堯為君若可化民於善矣而又有象之傲是性有

不善也以瞽瞍為父若可化子於不善矣而又有舜之聖以紂為兄之子至親矣且

以為君至尊矣若可化親於不善矣而且有微子啟之哲

王子比干之仁是皆善也此善惡皆性所有又一說也

○今日性善指孟子言性善然則

彼皆非與彼指上其三說不同或各有見今天子獨曰性善然則彼三說者果

孟子曰乃哲其情乃若二字從性無形而難言說來其字指性說則以為善矣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謂孟子不辨三說之非但以性善告

信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謂之曰吾所謂性善者豈無所驗哉

亦有驗於情耳性蘊於中情發於外乃若其情之發則皆可此一節須虛說已包

以為善矣即情以驗性則性之善可知乃所謂性為善也

有之也之意下

○若夫為不善若夫二字緊帶上來為不善即發忍無恥傲慢昏昧

文乃分疏之耳

如惻隱是情能行耳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

惻隱之事便是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善若夫人之為不善又何也或者必歸咎於才殊不知才即性之良能性

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之累有以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下節弗思求舍半段方是疏非才之罪饒雙峰曰孟子是指

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也

孟子卷四 滕文公下 十一

善善字指情乃所謂善善
字指性為善為字自當與
下為不善為字例看乃所
謂三字見性善之語原有
確據非同臆說正與上三
說對照

若夫節旨
此緊足上節乃一正一反
之辭上節可以為三字就
是他才幹處若夫為不善
只是他不肯去為善不是
他不可以為善條辨云情
是性之端倪才是性之精
華又以理義而兼形體說
是才專就形體說是材故
註加一猶字

惻隱節旨
此申言性情才之皆善所
以發明上文兩節之意首
八句申情善中八句申性
善末八句申才善蓋仁義
六句雖是性善中事卻引
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
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使
性非仁義禮智又豈可以
言性

惻傷之切隱痛之深心字是已發出
來當情字看人皆有正見情之善也
人皆有之
前言辭讓切事此言恭敬
切心舉恭敬可以該辭讓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是知其善而以為是非
非知其惡而以為非
惻隱之心仁也
仁是性之德乃
惻隱未發者
羞惡之心義也
義是性之德乃
羞惡未發者
恭敬之心禮也
禮是性之
德乃恭敬

未形
是非之心智也
智是性之德乃
是非未形者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外鑠便是有
可加損者
我固有

之也
言本有
弗思耳矣
思字兼有
求意在內
故曰求則得之
亦須帶思字來
舍則失之
舍是不
求意之

只是他不肯去為善不是
他不可以為善條辨云情
是性之端倪才是性之精
華又以理義而兼形體說
是才專就形體說是材故
註加一猶字

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情善而才亦善耶彼惻隱之心情之善者也人皆有之羞惡之心情之善者也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情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情之善者也人皆有之故曰乃若

此申言性情才之皆善所
以發明上文兩節之意首
八句申情善中八句申性
善末八句申才善蓋仁義
六句雖是性善中事卻引
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
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使
性非仁義禮智又豈可以
言性

善未入句申才善蓋仁義
六句雖是性善中事卻引
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
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使
性非仁義禮智又豈可以
言性

八句雖是性善中事卻引
智也曰禮曰智又豈有不
善乎故曰乃所謂善也使
性非仁義禮智又豈可以
言性

起下不能盡其才意并繼之善乎然此仁義禮智四者之善非由外而繼我也蓋得之於天與生俱生我固有與固有相反弗思句上當之性也但人陷溺於物欲弗思而求之耳矣故曰思而求則得此仁義禮智之善也補陷溺於物欲意思以心苟不思而舍則失此仁義禮智之善也故卒歸於惡而與善相遠至於或相倍捷而言求以力言上思字內帶無算者由其不能擴充則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以盡其本然之才者也若能盡其求字下求字內承思字舍才則何善不可為哉吾故曰為不善者非才之罪也

矣句以應上為不善非才之罪思求便是用其才處好是懿德懿德即所孔子曰為此詩者此詩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以理言民之秉夷則字說

之罪思求便是用其才處好是懿德懿德即所孔子曰為此詩者此詩指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以理言民之秉夷則字說

盡其量莫且過他在充滿無則之物也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故字根性秉好是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了去如盡惻隱之才則必也夷詩作舜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

至於博施濟眾盡差惡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才則必至於一介不取之見而於即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毫舜至於塗

類朱子曰性中眾理全具入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隨成而動孟子析而為四皆可至於善而復往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

便以渾然全體中而燦然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

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其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治即情善以驗性善此非我私言也大雅蒸民之詩有曰

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天生蒸民有是形體之物有是至理之則此民所秉執

蒸民詩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有修若此

於齊尹吉甫

作詩送之其

首章云天生

蒸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天之別曰有物有則既非離之常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監有周昭假物說則亦非就物當則蓋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有此物必有此物之則是乃民所秉執之常性于下保茲天則也夷也懿德也總是性也故入之情無不好是懿德者使非同此秉夷之性何以同此懿德之好乎為此詩子生仲山甫好即是情能好便是才但者信乎其知道也由孔子說詩之言觀之則知物則秉夷即吾之所謂性善也好是詩言隱約孔子方說出情懿德即吾之所謂情善也而才善從補蔡氏云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由於性之妙把詩人開說可知矣彼三說者豈待辯而後明哉不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懿實一者總歸併一串見有是人而

必有是性有是性故有是已情則因性驗情之說更明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即才能發於性運於情者爾是如此殊

富歲章旨

此章以人心理義之同見暴不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陷溺指物欲言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

人性之皆善首節所以陷溺其心者是陷溺其心之有至於暴棄而為不善夫子弟一也而凶歲多暴獨異於富歲之多賴者非天之降

理義也三節聖人與我同有至於暴棄而為不善夫子弟一也而凶歲多暴獨異於富歲之多賴者非天之降

類者與我同此理義也至才厚於彼而薄於此如是其殊異也良由創寒迫於外利害攻其中禮義不暇顧而

末節方結出理義字理義非僻之心生以陷溺其心者至種非天之降才爾殊雖頂上二

即性也故龍子五節由體於多暴然也夫豈才之罪哉種何然主意卻在多暴一句

之同以決心之同正中同類意

類意

○今夫薤麥播種而

薤麥

富歲節旨

說文曰薤金借富歲凶歲以形容陷溺

時皆熟矣見其同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施有厚薄人事之

也金旺而生意非專就豐凶論性也首火旺而死詩二句側重多暴邊兩多字

不齊也 不齊是播種註 穀大麥也。覆種也。日至之時註 蓋例觀之物性乎。今夫穀耕耘有勤惰註 謂當成熟之期也。確瘠薄也。註 麥因地之利播種而穗之

周頌曰粒我活看言未必盡然子弟二

其麗於地同也因天之時樹藝以植之其得於時又同也及其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不先不後而皆同歸於熟矣其熟之期又同也。穀麥之性何相似也。雖其所獲

極貽我來牟意天之降才明是指性不

有多寡之不同則以地之力有肥饒而露之養有厚薄人事之勤惰有不齊也在穀麥豈有不同哉。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而推凡

帝命率育來口性而曰才者就為善為

物同類同種類也舉。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獨字對凡字看。人是人。聖人與我同類者

禮月令曰季決心不陷溺無不同也

皆也相似指性言。言聖與我同一人類而聖人亦人耳其性。夫由穀麥之同而推之故凡天下之

春之月天子 穀麥節言

性無不同意已含在內。言之善無不同也。物惟不同類則已苟同一所生之類

於寢廟乃為相似雖有不同以下言其

者其性舉相似也。夫物且然何獨至於人類而疑其性之不相似哉。雖聖人亦與我同一人之類者類同而性同可知矣。故龍子曰不知足而

麥之月農乃登也其地同只謂均是種麥

為屨屨是草屨我知其不為費也。以上龍子之言屨之相似。相像是。天下之足同也。足同故。賈

麥天子乃以之地

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人性之同不但有微於物類而已。驗之人身

寢廟又曰麥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

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費也。莫不皆然故龍子有言曰業屨者不知人足

秋 易牙 聖人相似意 龍子節旨

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先得是先得。如使口之於味也。口字指。其性與人殊。以此為

故四月為麥者直至心所同然纔見與

易牙雖人名故字承聖人與我同類來也於味於字重看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期是期必意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就所期易牙

巫牙其字也足原不若口耳目之靈故言易牙所調之味言易牙所調之味

能辨淄澠二不在同者同聽同美之列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豈惟足同哉口之於味亦有同者也雖易牙極善於味

水之味有寵只借來做引起話頭屢之所著之性或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之人何其所著皆從易牙之

於衛其姐因二句是孟子釋龍子之言於味也至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之所調是同此人則同此耆而天下之口相似也

寺人貂以薦口之節旨

善於公公曰首二句是主易牙先得句

子善調味乎即為下聖人先得句張本

吾蓋盡當天如使四句是反言以見其

下之味矣惟同宜一氣讀下未三句收

蒸嬰兒之味轉相似正與首二句應

未嘗易牙遂惟耳節旨

蒸其首子而天下期於師曠已見得耳

獻之自是亦乏有同聽引易牙師曠是

有寵於公公聖人影子

許之立武孟惟目節旨

管仲有疾公上三句正言天下之目相

日仲父之疾似莫不字重看下二句反

革矣將何以煞是孟子文法變換處

也於味於字重看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期是期必意是天下之口相似也就所期易牙

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豈惟足同哉口之於味亦有同者也雖易牙極善於味

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謂不過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易牙口之於味也其

所耆之性或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之人何其所耆皆從易牙之

於味也至於味天下皆期於易牙之所調是同此人則同此耆而天下之口相似也

惟耳亦然有同意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師曠是是天下之耳相似也亦就所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謂然豈惟口為然哉惟耳亦然師曠所審之音天下之

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謂至和也而天下皆樂聽之矣至於聲天下皆期於師

曠之所和是同此人則同

此聽而天下之耳相似也

惟目亦然有同意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子都

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此反言也子都古之美然豈惟耳為然哉惟

下之至美也天下莫不知其姣矣苟不知子都之姣者必

其無目者也同此人則同此視而天下之目相似也

故曰乃孟子申言

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即心之體義即心之用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願君逐易牙首六句收拾上文借同耆是窮理精義之人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悅理義兼在己在人者言悅字正與同然字相應

公曰易牙意同聽同美以起心之同然先得見非有異也

其子以嘯真句玩至於三字是婉正要然猶可也昔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人尚何疑耶在口耳目上顯出個心來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仲曰人之情然足然否之然理雖寓於也程子又曰聖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惟其相似如此吾故曰非不愛其子物而實統於心乃吾心同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箇芻豢之悅口始得凡口之於味也人有同也其子是忿然之體義雖處乎物而實者馬凡耳之於聲也人有同聽焉凡目之於色也人有同美焉一身眾體無有不同何有於君公裁於心乃吾心同然之用如此至於心為一身之宰神明之用豈獨無所同然於天下者乎心之所同然者果曰諸神卒逐先得句只重我與聖人同向在也謂其即物而存之理也謂其處物咸宜之義也蓋理義人心所同具雖踐形易牙三年復舊先字對眾人陷溺之後盡性之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理義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懌於我心猶芻豢之物召用之及相言芻即當牛羊字豢即當悅於我口也若於同然中而有不然則是陷溺與聖人與我同類相應公疾易牙與犬豕字芻豢人之所同者傷其心如凶歲子弟疾豕天降才之殊哉不與聖人與我同類相應寺人貂作亂也耆之斯悅之矣理義人公歎曰死者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有知我何而矣

牛山章旨

子曰

此章專為放其良心者而發以一養字為主前二節

斤伐之

郊近則伐之者易國大則伐之者多

可以為美乎

言不保其前日之美

是其日夜之所息

日夜猶言晝夜息以氣化生物

雨露之所潤

潤即潤其所息意

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

又字對斧斤說牧害也之指萌蘖言是

鄭風山有扶蘇隱有荷華即山水以著人心失養之不見子都乃言三節結言得失係於養

以若彼濯濯也

濯濯是全無草木

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言山

見狂且○子不養末節引言當懷其心

物為性而濯濯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言山

都有寵於鄭以養之饒氏曰音丙三存

濯非其性也言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

莊公莊公將字緊駁首言存乎人說此

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

後許子都與心本來存次言夜氣不足

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水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